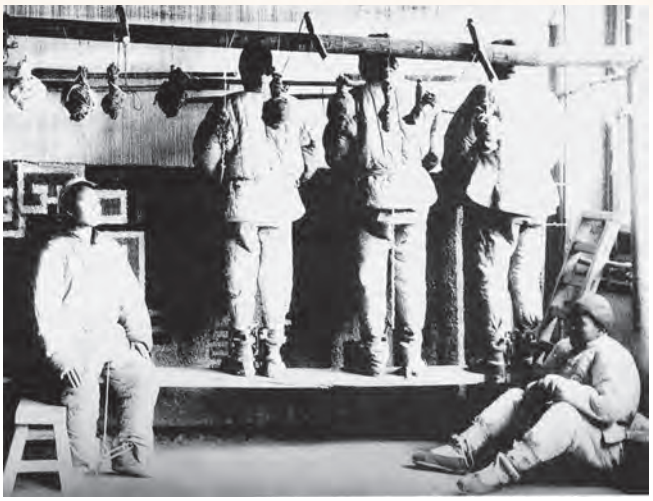
纯属私家性质的、由北京大商号聚资组成的消防队——水会，被“管理北京委员会”无偿征用。



这些上着重镣的，怀疑是义和团的男男女女，被迫为狱方劳动，他们随时可能被送上刑场。

斗使北京许多街区毁灭。北京被占领之后头3天公开允许的抢劫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。英军的抢劫是相当有制度的，强抢来的东西必须集中放在外交使团的一个地方，以便日后拍卖。拍卖的收入再按照计划在军官中间分配。而且英国军官告诉我，印度士兵（英军中有许多印度士兵）根本不能理解没有劫掠的胜利有什么意义。日本军的战利品必须上交国家，国家肯定收获了可观的数目。在美军，抢劫是被官方禁止的，但是美国官兵都是些冒险家，禁令被最彻底地置之不理。俄军的抢劫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，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。法国在抢劫方面也不落人后。”

他还说“很遗憾那么多珍贵物品被以最粗鲁的方式对待，都被毁掉了……很幸运德军没有参与官方的抢劫行为。因为在天津之战中我们只有三百人参加，而且事后根本没有进城。而北京，德军是在抢劫之后很久才到达的……在国内如果人们想象这场战争是为传播基督教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话，他们肯定要感到幻灭了。自从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劫掠以来，还没有像这样的。”

1901年3月16日，瓦德西乘坐巡洋舰从大沽经烟台抵达青岛，16、17两日在青岛视察，尽管京津和华北地区因义和团与清军此前的冲突，而一片凋敝，但此时的青岛却呈现出一片畸形繁盛。瓦德西在其向德皇的报告中说：“其间令余特别欣喜不置者，即据余所得印象，胶州殖民地之‘进化’，并未深受去年中国乱事之碍，现正繁盛向上，可以达到陛下之期望。”

在青岛，瓦德西看到的是一个优良的军港。瓦德西对德皇报告说：“德国之有青岛，对于海军方面，可谓得着一个十分优良重要现在已可利用之军事基础。若再加以修筑，则青岛可成一个军港，具备一切条件。关于青岛是否可以成为商港一事，现在议论尚属纷纭。但余之意则以为青岛将来可成为一个极有希望之商港。”

瓦德西抵达青岛的时候，青岛的卫生状况已得到极大的改善，瓦德西在其回忆录中说：“盖一方面既竭力施行几项卫生条例，而他方面又寻得卫生饮水，不久即可取用。所以预料今年健康情形，将远较去年为佳。”

1901年6月，瓦德西回到了德国，取代他参与《辛丑条约》签字的是德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。

1904年瓦德西去世，在去世前，在他临终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祈求上帝，我所预见的未来，不要我去亲身经历了……”

马克·吐温：我是一名义和团员

1901年11月23日，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了《我是一名义和团员》的演讲，马克·吐温说：“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，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。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，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！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（当时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），我愿郑重声明：让中国自己去决定，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，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。……义和团是爱国者，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，我祝愿他们成功。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。我也